

928  
1  
17

王文成公全書

一七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六

續編一

德洪葺 師文錄始刻于姑蘇再刻于越再  
刻于天真行諸四方久矣同志又以遺文見  
寄俾續刻之洪念昔葺師錄同門已病太繁  
茲錄若可緩者既而伏讀三四中多簡書墨  
跡皆尋常應酬瑣屑細務之言然而道理昭  
察仁愛惻怛有物各付物之意此師無行不  
與四時行而百物生言雖近而旨實遠也且



師沒既久表儀日隔苟得一紙一墨如親面  
覲况當今師學大明四方學者徒喜領悟之  
易而未究其躬踐之實或有離倫彝日用樂  
懸虛妙頓以爲得者讀此能無省然激衷此  
吾師中行之證也而又奚以太繁爲病邪同  
門唐子堯臣僉憲吾浙嘗謀刻未遂今年九  
月虬峯謝君來按吾浙刻師全書檢所未錄  
盡刻之凡五卷題曰文錄續編師胤子王正  
億嘗錄陽明先生家乘凡三卷今更名世德

紀弁刻於全書末卷云隆慶壬申一陽日德

洪百拜識

大學問

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  
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師征思田將蒞先投大  
學問德洪  
受而錄之

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  
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  
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  
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

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  
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  
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  
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  
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斲棘而必有不  
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  
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  
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  
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

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  
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  
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旣已分隔隘陋  
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  
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  
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圯類魚所不爲其甚  
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  
欲之蔽則雖小人之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  
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而其分隔隘陋猶

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

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及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

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

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驚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

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

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爲始能得爲

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爲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畧是矣即以新民爲親民而曰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其說亦未爲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耳夫木之榦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旣爲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旣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爲兩乎先儒之說是蓋

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而認以爲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物也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旣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

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  
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  
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  
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  
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  
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  
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  
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  
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

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臭則意無  
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  
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  
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  
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  
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  
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  
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

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旣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戢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旣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

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旣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

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  
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  
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  
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  
有以爲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  
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即其意之  
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  
之意猶爲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  
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手不盡於其良

知所知之惡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  
有手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  
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  
無復餘憾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  
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  
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功夫  
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  
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  
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

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為孔氏之心印也

德洪曰大學問者師門之教典也學者初及門必先以此意授使人聞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無出於民彝物則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齊治平之內學者果能實地用功一番聽受一番親切師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當只此修為直造聖域泰之經典無不脗合不必求之多聞多識之中也門人有請錄成書者曰此須諸君口口相傳若筆之於書使人作一文字看過無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師起征思田將發門人復請師許之錄既就以書貽洪曰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顧恐藉寇兵而賫盜糧是以未欲輕出蓋當時尚有持異說以混正學者師故云然師既沒音容日遠吾黨各以已見立說學者稍見本體即好為徑趨頃悟

之說無復有省身克己之功謂一見本體趨聖可以致足視師門誠意格物為善去惡之旨皆相鄙以為第一義簡畧事為言行無顧甚者蕩滅禮教猶自以為得聖門之最上乘噫亦已過矣自便徑約而不知已淪入佛氏寂滅之教莫之覺也古人立言不過為學者示下學之功而上達之機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語知解非可及也大學之教自孟氏而後不得其傳者幾千年矣賴良知之明千載一日復大明於今日茲未及一傳而紛錯若此又何望於後世耶是篇鄉子謙之嘗附刻於大學古本茲收錄續編之首使學者開卷讀之思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為別說匪徒惑人祇以自誤無益也

### 教條示龍場諸生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為助也以四事相規

聊以答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改過  
四曰責善其慎聽毋忽

### 立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  
於志者今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  
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  
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  
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爲善而父母怒之  
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爲善可也

爲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  
苦而不爲善爲君子使爲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  
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爲惡可也爲惡則父  
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爲  
惡爲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 勤學

已立志爲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  
志之尚未篤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爲高而  
以勤確謙抑爲上諸生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

爲盈無而爲有諱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  
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甚超邁儕輩之中  
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  
人人果遂爲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  
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  
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  
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  
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  
彼爲無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

所從事於學矣

改過

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爲大賢者爲  
其能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  
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乎亦有薄於  
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諸生殆不至  
於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  
講習規飭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  
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歎遂餒於

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爲  
寇盜今日不害爲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  
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  
澁疑沮而甘心於汙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

### 責善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  
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繹之而可改有所感而  
無所怒乃爲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  
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

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爲惡矣故凡評人之  
短攻蒺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  
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  
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  
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爲諸生相從  
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况於過乎人謂事師  
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  
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  
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教學相長也諸

生責善當自吾始

五經億說十三條

師居龍塲學得所悟證諸五經覺先儒訓釋未盡乃隨所記憶爲之疏解閱十有九月五經畧遍命曰億說既後自覺學益精工夫益簡易故不復出以示人洪嘗乘間以請師笑曰付秦火久矣洪請問師曰只致良知雖千經萬典異端曲學如執權衡天下輕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折以知解接人也後執師卷偶於廢稿中得此數條洪竊錄而讀之乃嘆曰吾師之學於一處融徹終日言之不離是矣即此以例全經可知也

元年春王正月○人君即位之一年必書元年元者始也無始則無以爲終故書元年者正始也大

哉乾元天之始也至哉坤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  
中則有人元焉故天下之元在於王一國之元在  
於君君之元在於心元也者在天爲生物之仁而  
在人則爲心心生而有者也曷爲爲君而始乎曰  
心生而有者也未爲君而其用止於一身既爲君  
而其用關於一國故元年者人君爲國之始也當  
是時也羣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觀維新之始則人  
君者尤當洗心滌慮以爲維新之始故元年者人  
君正心之始也曰前此可無正乎曰正也有未盡

馬此又其一始也改元年者人君改過遷善修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綱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之始也嗚呼其可以不慎乎

元年者魯隱公之元年春者天之春王周王也王次春示王者之上承天道也正月者周王之正月周人以建子爲天統則夏正之十一月也夫子以天下之諸侯不復知有周也於是乎作春秋以尊王室故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也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不以王年而以魯年者春秋魯史而書王正月

斯所以爲大一統也隱公未嘗即位也何以有元年乎曰隱公即位矣不即位何以有元年夫子削之不書欲使後人之求其實也曰隱公即位矣而不書何也曰隱公以桓之幼而攝焉其以攝告故不即位也然而天下知隱公讓國之善而爭奪覲覲者知所愧矣曰以攝告則宜以攝書而不書何也曰隱公兄也桓公弟也庶均以長隱公君也奚攝焉然而天下知嫡庶長幼之分而亂常失序者知所定也曰隱公君也非攝也則宜即位矣而不

即位焉何也曰諸侯之立國也承之先君而命之天子隱無所承命也然而天下知父子君臣之倫而無父無君者知所懼矣一不書即位而隱公讓國之善見焉嫡庶長幼之分明焉父子君臣之倫正焉善惡兼著而是非不相掩嗚呼此所以爲化工之妙也歟

鄭伯克段于鄆○書鄭伯原殺段者惟鄭伯也段以弟篡兄以臣伐君王法之所必誅國人之所共討也而專罪鄭伯蓋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

失道以至於敗者伯之心也段之惡旣已暴著於天下春秋無所庸誅矣書克原伯之心素視段爲寇敵至是而始克之也段居于京而書于鄆見鄭伯之旣伐諸京而復伐諸鄆必殺之而後已也鄭伯之於叔段始焉授之大邑而聽其叔鄙若愛弟之過而過於厚也旣其畔也王法所不赦鄭伯雖欲已焉若不容已矣天下之人皆以爲段之惡在所必誅而鄭伯討之宜也是其迹之近似亦何以異於周公之誅管蔡故春秋特誅其意而書曰鄭

伯克段于鄆辨似是之非以正人心而險譎無所容其奸矣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實理流行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至誠發見也皆所謂貞也觀天地交感之理聖人感人心之道不過於一貞而萬物生天下和平焉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恒所以亨而無咎而必利於貞者非恒之外復有所謂貞也久於其道而已貞即常久之道也天地之道亦惟常久而不已耳天地之道無不貞也利

有攸往者常之道非滯而不通止而不動之謂也是乃始而終終而復始循環無端周流而不已者也使其滯而不通止而不動是乃泥常之名而不知常之實者也豈能常久而不已乎故利有攸往者示人以常道之用也以常道而行何所往而不利無所往而不利乃所以爲常久而不已之道也天地之道一常久而不已日月之所以能晝而夜夜而復晝而照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四時之所以能春而冬冬而復春而生運不窮

者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聖人之所以能成而化  
化而復成而妙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  
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  
亦貞而已耳觀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  
常久而不已者不外乎一貞則天地萬物之情其  
亦不外乎一貞也亦可見矣恒之爲卦上震爲雷  
下巽爲風雷動風行簸揚奮厲翕張而交作若天  
下之至變也而所以爲風爲雷者則有一定而不  
可易之理是乃天下之至恒也君子體夫雷風爲

恒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無方而其所立必有  
卓然而不可易之體是乃體常盡變非天地之至  
恒其孰能與於此

遯陰漸長而陽退遯也彖言得此卦者能遯而退  
避則亨當此之時苟有所爲但利小貞而不可大  
貞也夫子釋之以爲遯之所以爲亨者以其時陰  
漸長陽漸消故能自全其道而退遯則身雖退而  
道亨是道以遯而亨也雖當陽消之時然四陽尚  
盛而九五居尊得位雖當陰長之時然二陰尚微

而六二處下應五蓋君子猶在於位而其朋尚盛  
小人新進勢猶不敵尚知順應於君子而未敢肆  
其惡故幾微君子雖已知其可遯之時然勢尚可  
爲則又未忍決然舍去而必於遯且欲與時消息  
盡力匡扶以行其道則雖當遯之時而亦有可亨  
之道也雖有可亨之道然終從陰長之時小人之  
朋日漸以盛苟一裁之以正則小人將無所容○  
而大肆其惡是將以救敝而反速之亂矣故君子  
又當委曲周旋修敗補罅積小防微以陰扶正道

使不至於速亂程子所謂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  
之象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者是乃小利貞之謂矣  
夫當遯之時道在於遯則遯其身以亨其道道猶  
可亨則亨其遯以行於時非時中之聖與時消息  
者不能與於此也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日之體本無不明  
也故謂之大明有時而不明者入於地則不明矣  
心之德本無不明也故謂之明德有時而不明者  
蔽於私也去其私無不明矣日之出地日自出也

天無與焉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無所與焉  
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

初陰居下當進之始上與四應有晉如之象然四  
意方自求進不暇與初爲援故又有見摧之象當  
此之時苟能以正自守則可以獲吉蓋當進身之  
始德業未著忠誠未顯上之人豈能遽相孚信使  
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於求知則將有失身枉  
道之恥懷憤用智之非而悔咎之來必矣故當寬  
裕雍容安處於正則德久而自孚誠積而自感又

何咎之有乎蓋初雖晉如而終不失其吉者以能  
獨行其正也雖不見信於上然以寬裕自處則可  
以無咎者以其始進在下而未嘗受命當職任也  
使其已當職任不信於上而優裕廢弛將不免於  
曠官之責其能以無咎乎

時邁十五句武王初克商巡守諸侯朝會祭告之  
樂歌言我不敢自逸而以時巡行諸侯之邦我勤  
民如此天其以我爲子乎今以我巡行之事占之  
是天之實有以右序夫我有周矣何者我之巡行

諸侯所以興廢舉墜削有罪黜不職者亦聊以警  
動震蕩其委靡頹惰者耳而四方諸侯莫不警懼  
修省敦薄立懦而興起夫維新之政至於懷柔百  
神而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莫不感格焉則信乎天  
之以我爲王而于以君臨夫天下矣于是我其宣  
明昭布我有周之典章于以式序在位之諸侯我  
其戢斂夫干戈弓矢以偃夫武功我其旁求懿德  
之士陳布於中國以敷夫文德則亦信乎可以爲  
王而能保有上天右序我有周之命矣

執競十四句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其功烈  
之盛天下旣莫得而強之矣成康繼之其德亦若  
是其顯而復爲上帝之所皇焉夫繼武王之後蓋  
難乎其爲德也然自成康之相繼爲君而其德愈  
益彰明則於武王無競之烈爲有光而成康誠可  
謂善繼矣今我以三王之功德作之於樂以祈感  
格而果能降福之多且大若此我其可不反身修  
德而思有以成之手我能反身修德而威儀之反  
則可享神之福旣醉旣飽而三王之所福我者益

將反覆而無窮矣此蓋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也  
思文八句言思文后稷其德真可以配上天矣蓋  
凡使我烝民之得以粒食者莫非爾后稷之德之  
所建也斯固后稷之德矣然來牟之種非天不生  
則是來牟之貽我者實由上帝以此命之后稷而  
使之徧養夫天下是以天下之民皆有所養而得  
以復其常道則后稷之德固亦莫非上天之德也  
此蓋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故頌后稷之德而卒  
歸之於天云

臣工十五句戒農官之詩言嗟爾司農之臣工當  
各敬爾在公之事今王以治農之成法賜汝汝宜  
來咨來度而敬承毋怠也因弁呼農官之屬而總  
詔之曰嗟爾保介當茲暮春之月牟麥在田而百  
穀未播蓋農工之暇也汝亦何所爲乎因問汝所  
治之新田其牟麥亦如何哉夫牟麥之茂盛皆上  
帝之明賜也牟麥漸熟則行將受上帝之明賜矣  
上帝有是明賜爾苟惰農自安是不克靈承而泯  
上帝之賜矣爾尚永力爾田以昭明上帝之賜務

底於豐年有成可也然則爾亦烏可謂茲農工之  
尚遠而遂一無所事乎汝當命爾衆農乘茲閒暇  
預修播種之事以具乃田器奄忽之間又將艾麥  
而興東作矣暮春周正建寅之月夏之正月也  
有瞽十三句言有瞽有瞽在周之廷而樂工就列  
矣設業設屢崇牙樹羽應田縣鼓執磬祝圉而樂  
器具陳矣樂器旣以備陳於是衆樂乃奏而簫管  
之屬亦皆備舉矣由是樂聲之嚶嚶其整密麗肅  
者莫非至敬之所寓而雍容暢達者莫非至和之

所宜其肅雖和鳴如此是以幽有以感乎神而先  
祖是聰明有以感乎人而我客來觀厥成者蓋武  
王功成作樂使非繼述之孝真無愧於文考固無  
以致先祖之格而非其盛德之至伐紂救民之舉  
真有以順乎天應乎人而於湯有光焉其亦何以  
能使亡國者之子孫永觀厥成而畧無忌嫉之心  
乎此蓋始作樂而合於祖廟之詩

與滁陽諸生并問答語

諸生之在滁者吾心未嘗一日而忘之然而濶焉

無一字之往非簡也不欲以世俗魚益之談徒往  
復爲也有志者雖吾無一字固朝夕如面也其無  
志者蓋對面千里况千里之外盈尺之牘乎孟生  
歸聊寓此於有志者然不盡列名且爲無志者諱  
其因是而尚能興起也  
或患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絕陽明子曰紛雜思慮  
亦強禁絕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  
理精明後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靜專無紛  
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德洪曰滁陽爲師講學首地四方弟子從遊日  
衆嘉靖癸丑秋太僕少卿呂子懷復聚徒於師  
祠洪往遊焉見同門高年有能道師遺事者當  
時師懲未俗卑汚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  
收時弊既後漸有流入空虚爲脫落新奇之論  
在金陵時已心切憂焉故居贛則教學者存天  
理去人欲致省察克治實功而征寧藩之後專  
發致良知宗旨則益明切簡易矣茲見滁中子  
弟尚多能道靜坐中光景洪與呂子相論致良  
知之學無間於動靜則相慶以爲新得是書孟  
源伯生得之金陵時聞滁士有身背斯學者故  
書中多憤激之辭後附問答語豈亦因靜坐頑  
空而不修省察克  
治之功者發耶

### 家書墨跡四首

四書墨跡先師胤子止億得  
之書櫃中裝製卷冊手澤宛

然每篇乞  
洪跋其後

一與克彰太叔克彰號石川師之族叔祖也聽講就弟子列退坐私室行

家人禮

別久缺奉狀得詩見邇來進修之益雖中間詞意未盡純瑩而大致加於時人一等矣願且玩心高明涵泳義理務在反身而誠毋急於立論飾辭將有外馳之病所云善念纔生惡念又在者亦足以見實嘗用力但於此處須加猛省胡為而若此也無乃習氣所纏耶自俗儒之說行學者惟事口耳講習不復知有反身克己之道今欲反身克己而

猶狃於口耳講誦之事固宜其有所牽縛而弗能進矣夫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為習氣所汨者由於志之不立也故凡學者為習所移氣所勝則惟務痛懲其志久則志亦漸立志立而習氣漸消學本於立志志立而學問之功已過半矣此守仁邇來所新得者願毋輕擲若初往年亦常有意左屈當時不暇與之論至今缺然若初誠美質得遂退休與若初了夙心當亦有日見時為致此意務相砥礪以臻有成也人行遽不一一

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爲習所勝  
氣所汨者志不立也痛懲其志使習氣消而本  
性復學問之功也噫此吾師明訓昭昭告太叔  
者告吾人也可深省也夫德洪爲億弟書

二與徐仲仁

仲仁即曰仁師之妹婿也

北行倉率不及細話別後日聽捷音繼得鄉錄知  
秋戰未利吾子年方英妙此亦未足深憾惟宜修  
德積學以求大成尋常一第固非僕之所望也家  
君舍衆論而擇子所以擇子者實有在於衆論之

外子宜勉之勿謂隱微可欺而有放心勿謂聰明  
可恃而有怠志養心莫善於義理爲學莫要於精  
專毋爲習俗所移毋爲物誘所引求古聖賢而師  
法之切莫以斯言爲迂濶也昔在張時敏先生時  
令叔在學聰明蓋一時然而竟無所成者蕩心害  
之也去高明而就汙下念慮之間顧豈不易哉斯  
誠往事之鑒雖吾子質美而淳萬無是事然亦不  
可以不慎也意欲吾子來此讀書恐未能遂離侍  
下且未敢言此俟後便再議所不避其切切爲吾

子言者幸加熟念其親愛之情自有所不能已也  
海日翁爲女擇配人謂曰仁聰明不逮於其叔  
海日翁舍其叔而妻曰仁既後其叔果以蕩心  
自敗曰仁卒成師門之大儒噫聰明不足恃而  
學問之功不可誣也哉德洪跋

三上海翁書

寓吉安男王守仁百拜書上父親大人膝下江省  
之變昨遣來隆歸報大畧想已如此時寧王尚留  
省城未敢遠出蓋慮男之搗其虛躡其後也男處

所調兵亦稍稍聚集忠義之風日以奮揚觀天道  
人事此賊不久斷成擒矣昨彼遣人賫檄至欲遂  
斬其使柰賫檄人乃叅政李敷此人平日善士又  
其勢亦出於不得已姑免其死械繫之已發兵至  
豐城諸處分布相機而動所慮京師遙遠一時題  
奏無由即達 命將出師緩不及事爲可憂爾男  
之欲歸已非一日急急圖此已兩年今竟陷身於  
難人臣之義至此豈復容苟逃幸脫惟俟命師之  
至然後敢申前懇俟事勢稍定然後敢決意馳歸

爾伏望大人陪萬保愛諸弟必能勉盡孝養旦暮  
切勿以不孝男爲念天苟憫男一念血誠得全首  
領歸拜膝下當必有日矣因聞巡檢便草此臨書  
慌憤不知所云七月初二日

右吾師逢寧濠之變上父海日翁第二書也自  
豐城聞變與幕士定興兵之策恐翁不知爲賊  
所襲即日遣家人間道趨越至是發兵於吉安  
復爲是報慰翁心也且自稱姓者別疑也嘗聞  
幕士龍光云時師聞變返風回舟濠追兵將及

師欲易舟潛逃顧夫人諸公子正憲在舟夫人  
手提劍別師曰公速去毋爲妾母子憂脫有急  
吾恃此以自衛爾及退還吉安將發兵命積薪  
圍公署戒守者曰儻前報不利即舉火焚公署  
時鄒謙之在中軍聞之亦取其夫人來古城同  
誓 國難人勸海日翁移家避讐翁曰吾兒以  
孤旅急君上之難吾爲 國舊臣顧先去以爲  
民望耶遂與有司定守城之策而自密爲之防  
噫吾師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家感遇若此

至今人傳忠義凜凜是書正億得於故紙堆中  
讀之愴然如身值其時晨夕展卷如侍對親顏  
嘉靖壬子海夷寇黃巖全城煨燼時正億遊北  
雍內子黃哀惶奔亡不攜他物而獨抱木主圖  
像以行是卷亦幸無恙噫豈正億平時孝感所  
積抑吾師精誠感通先時身離患難而一墨之  
遺神明有以護之耶後世子孫受而讀之其知  
所重也哉德洪拜手跋

四嶺南寄正憲男

初到江西因聞姚公已在賓州進兵恐我到彼則  
三司及各領兵官未免出來迎接反致阻撓其事  
是以遲遲其行意欲俟彼成功然後往彼公同與  
之一處十一月初七始過梅嶺乃聞姚公在彼以  
兵少之故尚未敢發哨以是只得晝夜兼程而行  
今日已度三水去梧州已不遠再四五日可到矣  
途中皆平安只是咳嗽尚未全愈然亦不爲大患  
書到可即告祖母汝諸叔知之皆不必掛念家中  
凡百皆只依我戒諭而行魏廷豹錢德洪王汝中

當不負所托汝宜親近敬信如就芝蘭可也廿二  
叔忠信好學攜汝讀書必能切勵汝不審近日亦  
有少進益否聰兒邇來眠食如何凡百只宜謹聽  
魏廷豹指教不可輕信奶婆之類至囑至囑一應  
租稅帳目自宜上緊須不俟我丁寧我今 國事  
在身豈復能記念家事汝輩自宜體悉勉勵方是  
佳子弟爾十一月望

正億初名聰師之命名也嘉靖壬辰秋依其舅  
氏黃久菴寓留都值時相更名于 朝貴洪爲

文告師請更今名當時問眠食如何今正億壯  
且立男女森列矣噫吾何以不負師托乎方今  
四方講會日殷相與出求同志研究師旨以成  
師門未盡之志庶乎可以慰遺靈於地下爾是  
在二子嘉靖丁巳端陽日門人錢德洪百拜跋  
于天真精舍之傳經樓

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

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司考校居前列吾聞之  
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吾書香者在爾輩

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  
如世俗所尚以誇市井小兒爾輩須以仁禮存心  
以孝弟爲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  
吾惟幼而失學無行無師友之助迨今中年未有  
所成爾輩當鑒吾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  
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麩雖賢者不  
免况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惟痛懲深創乃  
爲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遊高明此言良足以  
警小子識之吾嘗有立志說與爾十叔爾輩可從

抄錄一通置之几間時一省覽亦足以發方雖傳  
於庸醫藥可療夫真病爾曹勿謂爾伯父只尋常  
人爾其言未必足法又勿謂其言雖似有理亦只  
是一場迂濶之談非我輩急務苟如是吾末如之  
何矣讀書講學此最吾所宿好今雖干戈擾攘中  
四方有來學者吾亦未嘗拒之所恨牢落塵網未  
能脫身而歸今幸盜賊稍平以塞責求退歸卧林  
間攜爾曹朝夕切磋砥礪吾何樂如之偶便先示  
爾等爾等勉焉毋虛吾望正德丁丑四月三十日

又與克彰大叔

日來德業想益進修但當茲末俗其於規切警勵恐亦未免有羣雌狐雄之嘆如何印弟凡劣極知有勞心力聞其近來稍有轉移亦有足喜所貴乎師者涵育薰陶不言而喻蓋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於此亦可以驗已德因便布此言不盡意

正月廿六日得 旨令守仁與總兵各官解囚至留都行及蕪湖復得 旨回江西撫定軍民皆聖意有在無他足慮也家中凡百安心不宜爲人

搖惑但當嚴緝家裏掃除門庭清靜儉樸以自守謙虛卑下以待人盡其在我而已此外無庸慮也正憲輩狂穉望以此意曉諭之近得書聞老父稍失調心極憂苦老年之人只宜以宴樂戲遊爲事一切家務皆當屏置亦望時時以此開勸家門之幸也至祝至祝事稍定即當先報歸期家中凡百全仗訓飭照管不一

老父瘡疾不能歸侍日夜苦切真所謂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近來誠到知漸平復始得稍慰早晚更

望 太叔寬解怡悅其心聞此時尚居喪次令人  
驚駭憂惶衰年之人妻孥子孫日夜侍奉承直尚  
恐居處或有未寧豈有復堪孤疾勞苦如此之理  
就使悉遵先王禮制則七十者亦惟衰麻在身飲  
酒食肉處於內宴飲從於遊可也况今七十五歲  
之人乃尚爾熒熒獨苦若此妻孥子孫何以自安  
乎若使 祖母在冥冥之中知得如此哀毀如此  
孤苦將何如爲心老年之人獨不爲子孫愛念乎  
况於禮制亦自過甚使人不可以繼在賢知者亦

當俯就切望懇懇勸解必須入內安歇使下人亦  
好早晚服事時嘗遊嬉宴樂快適性情以調養天  
和此便自爲子孫造無窮之福此等言語爲子者  
不敢直致惟望 太叔爲我委曲開譬要在必從  
而後已千萬千萬至懇至懇正憲讀書一切舉業  
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弟而已來誠  
還草草不盡

祖母岑太夫人百歲考終時海日翁壽七十有  
五矣尤熒熒苦塊袞毀踰制師十二失侍鞠於

祖母在贛屢乞終養弗遂至是聞訃已不勝痛  
割又聞海日翁居喪之戚將何以爲情欲濟無  
梁欲飛無翼讀之令人失涕師之學發明同體  
萬物之旨使人自得其性故於人義天常無不  
懇至而居常處變神化妙應以成天下之務可  
由此出其道可以通諸萬世而無弊者得其道  
之中也錄此可以想見其槩德洪跋

寄正憲男手墨二卷

正憲字仲肅師繼子也  
嘉靖丁亥師起征思田  
使飭家眾  
正億方二齡托家政于魏廷豹  
以字胤子托正憲于洪與汝中使切磨學問

以飭內外延達所寄音問當軍旅惺惺之時  
猶字畫道途訓戒明切至今讀之宛然若示  
嚴範師沒後越庚申鄒子謙之陳子惟濟來  
自懷玉真師墓于蘭亭正憲攜卷請題其後  
噫今二子與正憲俱為泉下人矣而斯卷獨  
存正憲年十四襲師錦衣廕喜正億生遂辭  
職出就科試即其平生鄒子所謂投簡不忌  
夫子於昭之靈實寵嘉之其無愧于斯言矣  
乎

即日舟已過嚴灘足瘡尚未愈然亦漸輕減矣家  
中事凡百與魏廷豹相計議而行讀書敦行是所  
至囑內外之防須嚴門禁一應賓客來往及諸童  
僕出入悉依所留告示不得少有更改四官尤要

戒飲博專心理家事保一謹實可託不得聽人哄  
誘有所改動我至前途更有書報也

舟過臨江五鼓與叔謙遇於途次燈下草此報汝  
知之沿途皆平安咳嗽尚未已然亦不大作廣中  
事頗急只得連夜速進南贛亦不能久留矣汝在  
家中凡宜從戒諭而行讀書執禮日進高明乃吾  
之望魏廷豹此時想在家家衆悉宜遵廷豹教訓  
汝宜躬率身先之書至汝即可報祖母諸叔况我  
沿途平安凡百想能體悉我意鈴東下人謹守禮

法皆不俟吾喋喋也廷豹德洪汝中及諸同志親  
友皆可致此意

近兩得汝書知家中大小平安且汝自言能守吾  
訓戒不敢違越果如所言吾無憂矣凡百家事及  
大小童僕皆須聽魏廷豹斷決而行近聞守度頗  
不遵信致抵牾廷豹未論其間是非曲直只是抵  
牾廷豹便已大不是矣紀聞其遊蕩奢縱如故想  
亦終難化導試問他畢竟如何乃可宜自思之守  
悌叔書來云汝欲出應試但汝本領未備恐成虛

頭汝近來學業所進吾不知汝自量度而行吾不阻汝亦不強汝也德洪汝中及諸直諒高明凡肯勉汝以德義規汝以過失者汝宜時時親就汝若能如魚之於水不能頃臾而離則不及人不爲憂矣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之心亦無良知可致矣汝於此處宜加猛省家中凡事不暇一一細及汝果能敬守訓戒吾亦不必一一細及也餘姚諸叔父昆弟皆以吾言告之前月曾遣舍人

任銳寄書曆此時當已發回若未發回可將江西巡撫時奏報批行稿簿一冊共計十四本封固付本舍帶來我今已至平南縣此去田州漸近田州之事我承姚公之後或者可以因人成事但他處事務似此者尚多恐一置身其間一時未易解脫耳汝在家凡百務宜守我戒諭學做好人德洪汝中輩頃時時親近請教求益聰兒已托魏廷豹時常一看廷豹忠信君子當能不負所托但家裏或有桀驁不肯遵奉其約束者汝須相與痛加懲治

我歸來日斷不輕恕汝可早晚常以此意戒飭之  
廿二弟近來砥礪如何守度近來修省如何保一  
近來管事如何保三近來改過如何王祥等早晚  
照管如何王禎不遠出否此等事我方有 國事  
在身安能分念及此瑣瑣家務汝等自宜體我之  
意謹守禮法不致累我懷抱乃可耳

東廓鄒守益曰先師陽明夫子家書二卷嗣子  
正憲仲肅甫什襲藏之益趨天真冀蘭亭獲觀  
焉喜曰是能授簡不忘矣書中讀書敦行日進

高明鈐束下人謹守禮法及切磋道義請益求  
教互相夾持接引來學真是一善一藥至吾平  
日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  
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亦無良知可致  
是以繼志述事望吾仲肅也仲肅日孳孳焉進  
而書紳退而服膺則大慰吾黨愛助之懷而夫  
子於昭之靈實寵嘉之

又

去歲十二月廿六日始抵南寧因見各夷皆有向

化之誠乃盡散甲兵示以生路至正月廿六日各  
夷果皆投戈釋甲自縛歸降凡七萬餘衆地方幸  
已平定是皆 朝廷好生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  
殺之威潛孚默運以能致此在我一家則亦祖宗  
德澤陰庇得無殺戮之慘以免覆敗之患俟處置  
畧定便當上疏乞歸相見之期漸可卜矣家中自  
老奶奶以下想皆平安今聞此信益可以免勞掛  
念我有地方重寄豈能復顧家事弟輩與正憲只  
照依我所留戒諭之言時時與德洪汝中輩切磋

道義吾復何慮餘姚諸弟姪書到咸報知之

八月廿七日南寧起程九月初七日已抵廣城病  
勢今亦漸平復但咳嗽終未能脫體耳養病本北  
上已二月餘不久當得報即踰嶺東下則抵家漸  
可計日矣書至即可上白祖母知之近聞汝從汝  
諸叔諸兄皆在杭城就試科第之事吾豈敢必於  
汝得汝立志向上則亦有足喜也汝叔汝兄今年  
利鈍如何想旬月後此間可以得報其時吾亦可  
以發舟矣因山陰林掌教歸便冗冗中寫此與汝

知之

我至廣城已踰半月因咳嗽兼水瀉未免再將息旬月候養病疏命下即發舟歸矣家事亦不暇言只要戒飭家人大小俱要謙謹小心餘姚八弟等事近日不知如何耳在京有進本者議論甚傳播徒取快讒賊之口此何等時節而可如此兄弟子姪中不肯畧體息正所謂操戈入室助仇爲寇者也可恨可痛兼因謝姨夫回便草草報平安書至即可奉白老奶奶及汝叔輩知之錢德洪王汝中

及書院諸同志皆可上覆德洪汝中亦須上緊進京不宜太遲滯

近因地方事已平靖遂動思歸之懷念及家事乃有許多不滿人意處守度奢淫如舊非但不當重托兼亦自取敗壞戒之戒之尚期速改可也寶一勤勞亦有可取只是見小欲速想福分淺薄之故但能改創亦可寶三長惡不悛斷已難留須急急遣回餘姚別求生理有容留者即是同惡相濟之人宜并逐之來貴姦情畧無改悔終須逐出來隆

來价不知近來幹辦何如須痛自改省但看同輩  
中有能真心替我管事者我亦何嘗不知添福添  
定王三等輩只是終日營營不知爲誰經理試自  
思之添保尚不改過歸來仍須痛治只有書童一  
人實心爲家不顧毀譽利害真可愛念使我家有  
十箇書童我事皆有托矣來瑣亦老實可托只是  
太執戇又聽婦言不長進王祥王禎務要替我盡  
心管事但有闕失皆汝二人之罪俱要拱聽魏先  
生教戒不聽者責之

明水陳九川曰此先師廣西家書付正憲仲肅  
者也中間無非戒諭家人謹守素訓至致良知  
三字乃先師平素教人不倦者云誠愛惻怛之  
心即是致良知此晚年所以告門人者僅見一  
二於全集中至爲緊要乃於家書中及之可見  
先師之所以丁寧告戒者無異於得力之門人  
矣仲肅宜世襲之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六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七

續編二書

與郭善甫

朱生至得手書備悉善甫相念之懇切苟心同志  
協工夫不懈雖隔千里不異几席又何必朝夕相  
與一堂之上而爲後快耶來書所問數節楊仁夫  
去適禪事方畢親友紛至未暇細答然致知格物  
之說善甫已得其端緒但於此涵泳深厚諸如數  
說將沛然融釋有不俟於他人之言者矣荒歲道

路多阻且不必遠涉須稍收稔然後乘興一來不  
縷縷

寄楊仕德

臨別數語極奮勵區區聞之亦悚然有警歸途又  
往西樵一過所進當益不同矣此時已抵家大抵  
忘已逐物虛內事外是近來學者時行症候仕德  
既已看破此病早晚自不廢藥石康節云與其病  
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此切喻愛身者自當  
無所不用其極也病疏至今未得報此間相聚日

衆最可喜但如仕德謙之既遠去而惟乾復多病  
又以接濟乏人爲苦爾尚謙度未能遽出仕德明  
春之約果能不爽不獨區區之望尤諸同遊之切  
望也

與顧惟賢

聞有枉顧之意傾望甚切繼聞有夾勦之事蓋我  
獨賢勞自昔而然矣此間上猶南康諸賊幸已掃  
蕩渠魁悉已授首回軍且半月以湖廣之故留兵  
守隘而已奏捷須湖廣畧有次第然後舉朱守忠

聞在對哨有面會之圖此亦一竒遇近得甘泉書  
已與叔賢同往西樵令人想企不能一日處此矣  
承示既飽不必問其所食之物此語誠有病已不  
能記當時所指恐亦爲世之專務辨論講說而不  
求深造自得者說故其語意之間不無抑揚太過  
雖然苟誠知求飽將必五穀是資鄙意所重蓋以  
責夫不能誠心求飽者故遂不覺其言之過激亦  
猶養之未至也凡言意所不能達多假於譬喻以  
意逆志是爲得之若必拘文泥象則雖聖人之言

且亦不能無病况於吾儕學未有至詞意之間本  
已不能無弊者何足異乎今時學者大患不能立  
懇切之志故鄙意專以責志立誠爲重同志者亦  
觀其大意之所在斯可矣惟賢謂有所疑而未解  
正如饑者之求食若一日不食則一日不飽誠哉  
是言果能如饑者之求飽安能一日而不食又安  
能屏棄五穀而食畫餅者乎此亦可以不言而喻  
矣承示爲益已多友朋切磋之職不敢言謝何時  
遇甘泉更出此一正之

閩廣之役偶幸了事皆諸君之功區區蓋坐享其成者但閩寇雖平而虔南之寇乃數倍於閩善後之圖尚未知所出野人歸興空切不知知己者亦嘗爲念及此否也曰仁近方告病與二三友去畊嘗上雪上之謀實始於陸澄氏陸與潮人薛侃皆來南都從學二子並佳士今皆舉進士未免又失却地主矣向在南都相與者曰仁之外尚有太常博士馬明衡兵部主事黃宗明見素之子林達有御史陳傑舉人蔡宗充饒文璧之屬蔡今亦舉進

士其時凡二三十人日覺有相長之益今來索居不覺漸成放倒可畏可畏閒中有見不妨寫寄庶亦有所警發也甘泉此時已報滿叔賢聞且束裝曾相見否霍渭先亦美質可與言見時皆爲致意

承喻討有罪者執渠魁而散脅從此古之政也不亦善乎顧溺賊皆長惡怙終其間脅從者無幾朝撤兵而暮聚黨若是者亦屢屢矣誅之則不可勝誅又恐以其患遺諸後人惟賢謂政教之不行風俗之不美以至於此豈不信然然此膏肓之疾吾

其旬日之間可柰何哉故今三省連累之賊非殺  
之爲難而處之爲難非處之爲難而處之者能久  
於其道之爲難也賤軀以多病之故日夜冀了此  
塞責而去不欲復以其罪累後來之人故猶不免  
於意必之私未忍一日舍置嗟乎我躬不閱遑恤  
我後盡其力之所能爲今其大勢亦幸底定如其  
禮樂以俟君子而已數日前已還軍贛州風毒大  
作壅腫坐卧恐自此遂成廢人行且告休人還草  
草復

承喻用兵之難非獨曲盡利害足以開近議之惑  
其所以致私愛於僕者尤非淺也愧感愧感但龍  
川羣盜爲南贛患歲無虛月勦捕之 命屢下所  
以未敢輕動正亦恐如惟賢所云耳雖今榔桂夾  
攻之舉亦甚非鄙意所欲况龍川乎夏間嘗具一  
疏頗上其事以湖廣奉有 成命遂付空言今錄  
去一目鄙心可知矣湖廣夾攻爲備已久榔桂之  
賊爲湖廣兵勢所迫四出攻掠南贛日夜爲備今  
始稍稍支持然廣東以府江之役尚未調集必待

三省齊發復恐老師費財欲視其緩急以次漸舉  
蓋桂東上猶之賊湖廣與江西夾攻廣東無與也  
昌樂乳源之賊廣東與湖廣夾持江西無與也龍  
川之賊江西與廣東夾攻湖廣無與也事雖一體  
而其間賊情地勢自不相及若先舉桂東上猶候  
廣東兵集然後舉乳源諸處未乃及於龍川似亦  
可以節力省費而易爲功不知諸公之見又何如  
耳所云龍川亦止涑頭一巢蓋環巢數邑被害已  
極人之痛憤勢所不容已也

來諭謂得書之後前疑渙然冰釋幸甚幸甚學不  
如此只是一場說話非所謂盈科而後進成章而  
後達也又自謂終夜思之如污泥在面而不能即  
去果如污泥在面有不能即去者乎幸甚幸甚自  
來南贛平生益友離羣索居切磋之間不聞近日  
始有薛進士輩一二人自北來稍稍各有砥礪又  
以討賊事急今屯兵涑頭且半月矣涑頭賊首池  
大鬢等二十餘人悉已授首漏網者甲從一二輩  
其餘固可畧也狼兵利害相半若調猶未至且可

已之此間所用皆機快之屬雖不能如狼兵之犀利且易驅策就約束聞乳源諸賊已平蕩可喜湖兵四哨不下數萬所獲不滿二千始得子月朔日會勦依期而往彼反以先期見責所謂文移時出侵語誠有之此舉本渠所倡今所俘獲反不能多意有未愜而憤激至此不足爲怪泃頭巢穴雖已破蕩然須建一縣治以控制之庶可永絕嘯聚之患已檄贛惠二知府會議可否高見且以爲何如南贛大患惟楠岡橫水泃頭三大賊幸皆以次削

平年來歸思極切所恨風波漂蕩茫無涯涘乃今幸有灣泊之機知已當亦爲吾喜也乳源各處克捷有兩廣之報區區不敢冒捷然亦且須題知事畢之日須備始末知之

近得甘泉叔賢書知二君議論既合自此吾黨之學廓然同途無復疑異矣喜幸不可言承喻日來進修警省不懈尤足以慰傾望此間朋友亦集亦頗有奮起者但惟鄙人冗疾相仍精氣日耗兼之淹滯風塵中未遂脫屣林下相與專心講習正如

俳優場中奏雅縱復音調盡協終不免於劇戲耳  
乞休疏已四上鑿與近聞且南幸以瘡疾暫止每  
一奏事輒往復三四月此番倘得遂請亦須冬盡  
春初矣後山應援之說審度事勢亦不必然但奉  
有 詔旨不得不一行此亦公文體面如此聞彼  
中議論頗不齊惟賢何以備見示區區庶可善處  
也

近得省城及南都諸公書報云即日初十日 聖  
駕北還且云頭船已發不勝喜躍賤恙亦遂頓減

此 宗社之福天下之幸人臣之至願何喜何慰  
如之但區區之心猶懷隱憂或恐湏及霜降以後  
冬至以前方有的實消息其時賤恙當亦平復即  
可放舟東下與諸君一議地方事遂圖歸計耳聞  
永豐新淦白沙一帶皆被流劫該道守巡官皆宜  
急出督捕非但安靖地方亦可乘此機會整頓兵  
馬以預備他變今恐事勢昭彰驚動遠近且不行  
文書至即可與各守巡備道區區之意即時一出  
勿更遲遲輕忽坐視思抑歸興近却如何若必不

可已俟回鑿信的徐圖之未晚也

近得江西策問深用警惕然自反而縮固有舉世非之而不顧者矣其敢因是遂靡然自弛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合一也若後世致知之說止說得一知字不曾說得致字此知行所以二也病蕝茶苦之人已絕口人間事念相知之篤輒復一及北行不及一面甚闕久別之懷承寄慈湖文集客冗未能遍觀來喻欲摘其尤粹者再圖翻刻甚喜

但古人言論自各有見語脉牽連互有發越今欲就其中以已意刪節之似亦甚有不易莫若盡存以俟具眼者自加分別所云超捷良如高見今亦但當論其言之是與不是不當逆觀者之致疑反使吾心昭明洞達之見有所掩覆而不盡也尊意以爲何如

與當道書

江省之變大畧具奏內此人逆謀已非一日久而未發蓋其心懷兩圖是以遲疑未決抑亦慮生之

躡其後也近聞生將赴閩必經其地已視生爲几  
上肉矣賴 朝廷之威靈諸老先生之德庇竟獲  
脫身帑口所恨兵力寡弱不能有爲爾南贛舊嘗  
屯兵四千朝有警而夕可發近爲戶部必欲奏革  
商稅糧餉無所取給故遂放散未三月而有此變  
復欲召集非數月不能亦且空然無資矣世事之  
相撓阻每每如此亦何望乎今亦一面誦召忠義  
取調各縣機快且先遣疲弱之卒張布聲勢於豐  
城諸處牽躡其後天奪其魄彼果遲疑而未進若

再留半月南都必已有備彼一離窠穴生將奮搗  
其虛使之進不得前退無所據勤王之師又四面  
漸集必成擒矣此生憶料若此切望諸老先生急  
賜議處速遣能將將重兵聲罪而南以絕其北窺  
之望飛召各省急興勤王之師此人兇殘忌刻世  
所未有使其得志天下無遺類矣諒在廟堂必有  
成筭區區愚誠亦不敢不竭盡生病疲疴僅存餘  
息近者入閩已具本乞休必不得已且容歸省不  
意忽遭此變本非生之責任但闔省無一官見在

人情渙散洶洶震挫使無一人牽制其間彼得安  
意順流而下萬一南都無備將必失守彼又分兵  
四掠十三郡之民素劫於積威必向風而靡如此  
則湖湘閩浙皆不能保及事聞朝廷大兵南下  
彼之奸計漸成破之難矣以是遂忍死暫留於此  
徒以空言收拾散亡感激忠義日望命帥之來生  
得以輿疾還越死且瞑目伏惟諸老先生鑒其血  
誠必賜保全勿遂竭其力所不能窮其智所不及  
為以出身任事者之戒幸甚幸甚

與汪節夫書

足下數及吾門求一言之益足知好學勤勤之意  
人有言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今之學者  
須先有篤實為己之心然後可以論學不然則紛  
紜口耳講說徒足以為為人之資而已僕之不欲  
多言者非有所靳實無可言耳以足下之勤勤下  
問使誠益勵其篤實為己之志歸而求之有餘師  
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足下勉之道南之說明道實因龜山南歸蓋亦一

時之言道豈有南此乎凡論古人得失莫非爲己之學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果能有所得於尚友之實又何以斯錄爲哉節夫姑務爲己之實無復往年務外近名之病所得必已多矣此事尚在所緩也凡作文惟務道其心中之實達意而止不必過求雕刻所謂脩辭立誠者也

寄張世文

執謙枉問之意甚盛相與數月無能爲一字之益

乃今又將遠別矣愧負愧負今時友朋美質不無而有志者絕少謂聖賢不復可冀所視以爲準的者不過建功名炫耀一時以駭愚夫俗子之觀聽嗚呼此身可以爲堯舜參天地而自期若此不亦可哀也乎故區區於友朋中每以立志爲說亦知徃徃有厭其煩者然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先誠以學不立志如植木無根生意將無從發端矣自古及今有志而無成者則有之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遠別無以爲贈復申其立志之說賢者不

以爲迂庶勤勤執謙枉問之盛心爲不虛矣

與王晉溪司馬

伏惟明公德學政事高一世守仁晚進雖未獲親炙而私淑之心已非一日乃者承乏鴻臚自以迂腐多疾無復可用於世思得退歸田野苟存餘息乃蒙大賢君子不遺葑菲拔置重地適承前官謝病之後地方亦復多事遂不敢固以疾辭已於正月十六日抵贛扶疾蒞任雖感 恩圖報之心無不欲盡而精力智慮有所不及恐不免終爲薦舉之累耳伏惟仁人君子器使曲成責人以其所可勉而不強人以其所不能則守仁羈鳥故林之想必將有日可遂矣因遣官詣 闕陳謝敬附申謝私於門下伏冀尊照不備

守仁近因輦賊大修戰具遠近勾結將遂乘虛而入乃先其未發分兵揜撲雖斬獲未盡然克全師而歸賊巢積聚亦爲一空此皆老先生申明律例將士稍知用命以克有此不然以南贛素無紀律之兵見賊不奔亦已難矣况敢暮夜撲剿奮呼追

擊功雖不多其在南贛則實創見之事矣伏望老  
先生特加勸賞使自此益加激勵幸甚今各巢奔  
潰之賊皆聚橫水楠岡之間與郴桂諸賊接境生  
恐其勢窮或并力復出且天氣炎毒兵難深入遠  
攻乃分留重卒於金坑營前扼其要害示以必攻  
之勢使之旦夕防守不遑他圖又潛遣人於已破  
各巢山谷間多張疑兵使旣潰之賊不敢復還舊  
巢聊且與之牽持候秋氣漸涼各處調兵稍集更  
圖後舉惟望老先生授之以成妙之筭假之以專  
一之權明之以賞罰之典生雖庸劣無能爲役敢  
不鞭策駑鈍以期無負推舉之盛心秋冬之間地  
方苟幸無事得以歸全病喘於林下老先生骨肉  
生死之恩生當何如爲報耶正暑伏惟爲 國爲  
道自重不宣

前月奏捷人去曾瀆短啓計已達門下守仁才劣  
任重大懼覆餗爲薦揚之累近者南贛盜賊雖外  
若稍定其實譬之疽癰但未潰決至其惡毒則固  
日深月積將漸不可瘳治生等固庸醫又無藥石

之備不過從旁撫摩調護以紓目前自非老先生  
發鍼下砭指示方藥安敢輕措其手冀百一之成  
前者申明賞罰之請固未求鍼砭於門下不知老  
先生肯賜俯從卒授起死回生之方否也近得峯  
中消息云將大舉乘虛入廣蓋兩廣之兵近日皆  
聚府江生等恐其聲東擊西亦已密切布置將爲  
先事之圖但其事隱而未露未敢顯言於 朝然  
又不敢不以聞於門下且聞府江不久班師則其  
謀亦將自阻大抵南贛兵力極爲空疎近日稍加

募選訓練始得三千之數然而糧賞之資則又百  
未有措若夾攻之舉果行則其勢尤爲窘迫欲稱  
貸於他省則他省各有軍旅之費欲加賦於貧民  
則貧民又有從盜之虞惟贛州雖有鹽稅一事通  
來旣奉戶部明文停止但官府雖有禁止之名而  
奸豪實竊私通之利又鹽利下通於三府皆民情  
所深願而官府稍取其什一亦商人所悅從用是  
輒因官僚之議仍舊抽放蓋事機窘迫勢不得已  
然亦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此之他圖固

猶計之得者也今特具以聞奏伏望老先生曲  
賜扶持使兵事得賴此以濟實亦地方生靈之幸  
生等得免於失機誤事之誅其為感幸尤深且大  
矣自非老先生體國憂民之至何敢每事控聒若  
此伏冀垂照不具

生於前月二十日地方偶獲微功已於是月初二  
日具本聞奏差人既發始領部咨知夾攻已有  
成命前者嘗具兩可之奏不敢專主夾攻者誠以  
前此三省嘗為是舉乃往復勘議動經歲月形跡

顯暴事未及舉而賊已奔竄大半今老先生畧去  
繁文之擾行以實心斷以大義一決而定機速事  
果則夾攻之舉固亦未嘗不善也凡敗軍償事皆  
緣政出多門每行一事既稟巡撫復稟鎮守復稟  
巡按往返需遲之間謀慮既泄事機已去昨睹老  
先生所議謂閫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  
遙制且復除去總制之名使各省事有專責不令  
掣肘致相推托真可謂一洗近年瑣屑牽擾之弊  
非有大公無私之心發強剛毅者孰能與於斯矣

全書卷二十七  
廟堂之上得如老先生者爲之張主人亦孰不樂爲之用乎幸甚幸甚今各賊巢穴之近江西者蓋已焚毀大半但擒斬不多徒黨尚盛其在廣東湖廣者猶有三分之一若平日相機揜撲則賊勢分而兵力可省今欲大舉賊且并力合勢非有一倍之衆未可輕議攻圍况南贛之兵素稱疲弱見賊而奔乃其長技廣湖所用皆土官狼兵賊所素畏夾攻之日勢必偏潰江西今欲請調狼兵以當其鋒非惟慮其所過殘掠無恐緩不及事生近以漳

南之役親見上杭程鄉兩處機快頗亦可用且在撫屬之內故今特調二縣各一千名并湊南贛新集起倩共爲一萬二千之數若以軍法五攻之例必須三省合兵十萬而後可但南贛糧餉無措不得已而從減省若此伏望老先生特賜允可若更少損其數斷然力不足以支寇矣腐儒小生素不習兵勉強當事惟恐覆公之餽伏惟老先生憫其不逮教以方畧使得有所持循幸甚幸甚

守仁始至贛即因閩寇猖獗遂往督兵故前者瀆

全書卷二十七  
贛屬二

奉謝啓極爲草畧迄今以爲罪閩寇之始亦不甚  
多大軍旣集乃連絡四面而起幾不可支今者偶  
獲成功皆賴廟堂德威成筭不然且不免於罪累  
矣幸甚守仁腐儒小生實非可用之才蓋未承南  
贛之乏已嘗告病求退後以托疾避難之嫌遂不  
敢固請黽勉至此實恐得罪於道德負薦舉之盛  
心耳伏惟終賜指教而曲成之幸甚幸甚今閩寇  
雖平而南贛之寇又數倍於閩且地連四省事權  
不一兼之 勅旨又有不與民事之說故雖虛擁

巡撫之名而其實號令之所及止於贛州一城然  
且尚多牴牾是亦非皆有司者敢於違抗之罪事  
勢使然也今爲南贛止可因仍坐視稍欲舉動便  
有掣肘守仁竊以南贛之巡撫可無特設止存兵  
備而統於兩廣之總制庶幾事體可以歸一不然  
則江西之巡撫雖三省之務尚有牽碍而南贛之  
事猶可自專一應軍馬錢糧皆得通融裁處而預  
爲之所猶勝於今之巡撫魚事則開雙眼以坐視  
有事則空兩手以待人也夫弭盜所以安民而安

民者弭盜之本今責之以弭盜而使無與于民猶  
專以藥石攻病而不復問其飲食調適之宜病有  
日增而已矣今巡撫之改革事體關係或非一人  
私議之間便可更定惟有申明賞罰猶可以稍重  
任使之權而因以畧舉其職故今輒有是奏伏惟  
特賜採擇施行則非獨生一人得以稍追罪戾地  
方之困亦可以少蘇矣非恃道誼深愛何敢冒瀆  
及此萬冀鑒恕不宣

即日伏惟經綸邦政之暇台候萬福守仁學徒慕

古識之周時謬膺

簡用懼弗負荷祇

命以來

推尋釀寇之由率因姑息之弊所敢陳

請實恃

知己乃蒙

天聽並

賜允從

蕃錫寵右

恩

與至重是非執事器使曲成獎飾接引何以得此

守仁無似敢不勉奮庸劣遵稟成畧冀收微効以

上答

聖眷且報所自乎茲當發師匆遽陳謝伏

惟台照不備

生惟君子之於天下非知善言之爲難而能用善

言之爲難舜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麻豕遊其所

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亦何以異於人哉  
至其間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  
禦然後見其與世之人相去甚遠耳今天下知謀  
才辯之士其所思慮謀猷亦無以大相遠者然多  
蔽而不知或雖知而不能用或雖用而不相決雷  
同附和求其的然真見其孰爲可行孰爲不可行  
孰爲似迂而實切孰爲似是而實非斷然施之於  
用如神醫之用藥寒暑虛實惟意所投而莫不有  
以曲中其機此非有明睿之資正大之學剛直之

氣其孰能與於此若此者豈惟後世之所難能雖  
古之名世大臣蓋亦未之多聞也守仁每誦明公  
之所論奏見其洞察之明剛果之斷妙應無方之  
知燦然剖析之有條而正大光明之學凜然理義  
之莫犯未嘗不拱手起誦歆仰嘆服自其識事以  
來見世之名公巨卿負盛望於當代者其所論列  
在尋常亦有可觀至於當大疑臨大利害得喪毀  
譽眩瞶於前力不能正即依違兩可揜覆文飾以  
幸無事求其卓然之見浩然之氣沛然之詞如明

公之片言者無有矣在其平時明公雖已自有以異於人人固猶若無以大異者必至於是而後見其相去之甚遠也守仁恥爲佞詞以諛人若明公者古之所謂社稷大臣負王佐之才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明公其誰歟守仁後進迂劣何幸辱在驅策之末奉令承教以効其尺寸所謂駑駘遇伯樂而獲進於百里其爲感幸何如哉邇者龍川之役亦幸了事窮本推原厥功所自己畧具於奏末不敢復縷縷所恨福薄之人難與成功雖仰賴方

畧僥倖塞責而病患日深已成廢棄昨日乞休疏入輒嘗恃愛控其懇切之情日夜瞻望允報伏惟明公終始曲成使得稍慰老父衰病之懷而百歲祖母亦獲一見爲訣死生骨肉之恩生當何如爲報耶情隘詞迫乞冀矜亮死罪死罪

近領部咨見老先生之於守仁可謂心無不盡而凡其平日見於論奏之間者亦已無一言之不酬雖上公之爵萬戶侯之封不能加於此矣自度鄙劣何以克堪感激之私中心藏之不能以言謝然

守仁之所以隱忍扶疾身被鋒鏑出百死一生以  
赴地方之急者亦豈苟圖旌賞希階級之榮而已  
哉誠感老先生之知愛期魚負於薦揚之言不愧  
稱知己於天下而已矣今雖不能大建奇偉之績  
以仰答知遇亦幸苟無撓敗戮辱遺繆舉之羞於  
門下則守仁之罪責亦已少塞而志願亦可以無  
大憾矣復何求哉復何求哉伏惟老先生愛人以  
德器使曲成不責人以其所不備不強人以其所  
不能則凡才薄福尪羸疾廢如某者庶可以遂其

骸骨之請矣乞休疏待報已三月尚杳未有聞歸  
魂飛越夕不能旦伏望憫其迫切之情早賜允可  
是所謂生死而骨肉者也感德當何如耶

輒有私梗仰恃知愛敢以控陳近日三省用兵之  
費廣湖兩省皆不下十餘萬生處所乞止於三萬  
實皆分毫扣筭不敢稍存贏餘已蒙老先生洞察  
其隱極力扶持盡賜准允後戶部復見沮抑以故  
昨者進兵之際凡百皆臨期那借屑湊殊爲窘急  
賴老先生指授幸而兩月之內偶克成功不然決

致敗事矣此雖已遂之事然生必欲一鳴其情者  
竊恐因此遂誤他日事耳又南贛盜賊巢穴雖幸  
破蕩而漏殄殘黨難保必無兼之地連四省深山  
盤谷逃流之民不時嘯聚輒採民情議於橫水大  
寨請建縣治爲久安之圖乘間經營已畧有次第  
守仁迂踈病懶於凡勞役之事實有不堪但籌度  
事勢有不得不然者是以不敢以病軀欲歸之故  
閉遏其事而不可聞苟幸目前之塞責而已也伏  
惟老先生并賜裁度施行幸甚

守仁不肖過蒙薦獎終始曲成言無不行請無不  
得旣假以賞罰之權復委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畧  
指其迷謬是以南贛數十年桀驁難攻之賊兩月  
之內掃蕩無遺是豈駑劣若守仁者之所能哉昔  
人有言追獲獸兔功狗也發縱指示功人也守仁  
賴明公之發縱指示不但得免於撓敗之戮而又  
且與於追獲獸兔之功感恩懷德未知此生何以  
爲報也因奏捷人去先布下懇俟兵事稍間尚當  
具啓修謝伏惟爲國爲道自重不宣

通者南贛盜賊遂獲底定實皆老先生定議授筭  
以克有此生輩不過遵守奉行之而已何功之有  
而敢冒受重賞乎伏惟老先生橐籥元和含洪無  
迹乃欲歸功於生物物惟不自知其生之所自焉  
爾苟知其生之所自其敢自以爲功乎是自絕其  
生也已拜命之餘不勝慚懼輒具本辭免非敢苟  
爲遜避實其中心有不自安者陞官則已過甚又  
加之廕子若之何其能當之負且乘致寇至生非  
無貪得之心切懼寇之將至也伏惟老先生鑒其

不敢自安之誠特賜允可使得仍以原職致事而  
去是乃所以曲成而保全之也感刻當何如哉瀆  
冒尊威死罪死罪

憂危之際不敢數奉起居然此心未嘗一日不在  
門墻也事窮勢極臣子至此惟有痛哭流涕而已  
可如何哉生前者屢乞省葬蓋猶有隱忍苟全之  
望今旣未可得以微罪去歸田里即大幸矣素蒙  
知愛之深敢有虛妄神明誅殛惟鑒其哀懇特賜  
曲成生死骨肉之感也地方事決知無能爲已閉

門息念袖手待盡矣惟是苦痛切膚未免復爲一  
控亦聊以盡吾心焉爾臨啓悲愴不知所云  
自去冬畏途多沮遂不敢數數奉啓感刻之情無  
由一達繆劣多忤尚獲曲全非老先生何以得此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誦此而已何能圖報哉江西  
之民困苦已極其間情狀計已傳聞無俟復喋今  
騷求旣未有艾錢糧又不得免其變可立待去歲  
首爲控奏旣未蒙 旨繼爲申請又不得達今茲  
事窮勢極只得冒罪復請伏望憫地方之塗炭爲

朝廷深憂遠慮得與速免以救燃眉幸甚幸甚生  
之乞歸省葬去秋已蒙賊平來說之 旨冬底復  
請至今未奉 允報生之汲汲爲此非獨情事苦  
切亦欲因此稍避怨嫉素蒙老先生道誼骨肉之  
愛無所不至於此獨忍不一舉手投足爲生全之  
地乎今地方事殘破憊極其間宜修舉者百端去  
歲嘗繆申一二奏皆中途被沮而歸繼是而後遂  
以形迹之嫌不敢復有所建白兼賤恙日尪瘠又  
以父老憂危致疾之故神志恍恍終日如在夢寐

中今雖復還省城不過閉門昏卧服藥喘息而已  
此外人事都不復省况能為地方救災拯難有所  
裨益於時乎所以復有蠲租之請者正如夢中人  
被錐刺未能不知疼痛縱其手足撲療不及亦復  
一呻吟耳老先生幸憐其志哀其情速免征科以  
解地方之倒懸一允省葬之乞使生得歸全首領  
於爇下則闔省蒙更生之德生父子一家受骨肉  
之恩舉舍刻於無涯矣昏懵中控訴無敘臨啓不  
勝愴慄

屢奉啓皆中途被沮無由上達幸其間乃無一私  
語可以質諸鬼神自是遂不敢復具然此顛頓窘  
局苦切屈抑之情非筆舌可盡者必蒙憫照當不  
俟控籲而悉也日來嘔血飲食頓減潮熱夜作自  
計決非久於人世者望全始終之愛使得早還故  
鄉萬一苟延餘息生死骨肉之恩當何如圖報耶  
餘情張御史當亦能悉伏祈垂亮不備  
此兵部差官來賫示批札開諭勤倦佐亦隨至備  
傳垂念之厚昔人有云公之知我勝於我之自知

若公今日之愛生實乃勝於生之自愛也感報當  
何如哉明公一身係宗社安危持衡甫旬月畧示  
舉動已足以大慰天下之望矣百凡起居尤望倍  
常慎密珍攝非獨守仁之私幸也佐且復北當有  
別啓差官回便輒先附謝伏惟台鑒不具

與陸清伯書

屢得書見清伯所以省愆罪已之意可謂真切懇  
到矣即此便是清伯本然之良知凡人之爲不善  
者雖至於逆理亂常之極其本心之良知亦未有

不自知者但不能致其本然之良知是以物有不  
格意有不誠而卒入於小人之歸故凡致知者致  
其本然之良知而已大學謂之致知格物在書謂  
之精一在中庸謂之慎獨在孟子謂之集義其工  
夫一也向在南都嘗謂清伯喫緊於此清伯亦自  
以爲既知之矣近觀來書徃徃似尚未悟輒復贅  
此清伯更精思之大學古本一冊寄去時一覽近  
因同志之士多於此處不甚理會故序中特改數  
語有得便中寫知之季惟乾事善類所共究望爲

委曲周旋之

與許台仲書

榮擢諫垣聞之喜而不寐非為台仲喜得此官為  
朝廷諫垣喜得台仲也孟子云人不足與適也政  
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  
國定矣碌碌之士未論其言之若何苟言焉亦足  
尚矣若夫君子之志於學者必時然後言而後可  
又不專以敢言為貴也去惡先其甚者顛倒是非  
固已得罪於名教若搜羅瑣屑亦君子之所恥矣

尊意以為何如向時格致之說近來用工有得力  
處否若於此見得真切即所謂一以貫之如前所  
云亦為瑣瑣矣

又

吾子累然憂服之中顧勞垂念至勤賢即以書幣  
遠及其何以當其何以當道不可須臾而離故學  
不須臾而間居喪亦學也而喪者以荒迷自居言  
不能無荒迷爾學則不至於荒迷故曰喪事不敢  
不勉寧戚之說為流俗忘本者言也喜怒哀樂發

皆中節之調和哀亦有和焉發於至誠而無所乖戾之謂也夫過情非和也動氣非和也有意必於其間非和也孺子終日啼而不啞和之至也知此則知居喪之學固無所異於平居之學矣聞吾子近日有過毀之憂輒敢以是奉告幸圖其所謂大孝者可也

與林見素

執事孝友之行淵博之學俊偉之才正大之氣忠貞之節某自弱冠從家君於京師幸接比鄰又獲

與令弟相往復其時固已熟聞習見心悅而誠服矣第以薄劣之資未敢數數有請其後執事德益盛望益隆功業益顯地益遠某企仰益切雖欲忘其薄劣一至君子之庭以濡咳唾之餘又益不可得矣執事中遭讒嫉退處丘園天下之士凡有知識莫不爲之扼腕不平思一致其勤倦而况某素切向慕者當如何爲心顧終歲奔走於山夷海獠之區力不任重日不暇給無由一申起居徒時時於交游士夫間竊執事之動履消息皆以爲人不

堪其憂憤而執事處之恬然從容禮樂之間與平  
居無異易所謂時困而德辨身退而道亨於執事  
見之矣 聖天子維新政化復起執事寄之股肱  
誠以慰天下之望此蓋宗社生民之慶不獨知游  
之幸善類之光而已也正欲作一書畧序其前後  
傾企紆鬱未伸之懷并致其歡欣慶忭之意值時  
歸省老親冗病交集尚爾未能而區區一時僥倖  
之功連年屈辱之志乃蒙爲之申理誘掖過情而  
褒賞踰分又特遣人馳報慰諭此固執事平日與

人爲善之素心大公無我之盛節顧淺陋卑劣其  
將何以承之乎感激惶悚莫知攸措使還冗劇草  
草畧布下悃至於恩命之不敢當厚德之未能謝  
者尚容專人特啓不具

與楊邃菴

某之繆辱知愛蓋非一朝一夕矣自先君之始托  
交於門下至於今且四十餘年父子之間受惠於  
不知蒙施於無迹者何可得而勝舉就其顯然可  
述不一而足者則如先君之爲祖母乞塋祭也則

因而施及其祖考某之承乏於南贛而行事之難也則因而改授以提督其在廣會征偶獲微功而見誦於當事也則竟違衆議而申之其在西江幸夷大憝而見構於權奸也則委曲調護既允全其身家又因維新之詔而特爲之表揚暴白於天下力主非常之典加之以顯爵其因便道而告乞歸省也則既嘉允其奏而復優之以存問其頒封爵之典也出非望之恩而遂推及其三代此不待人之請不由有司之議傍無一人可致纖毫之力而

獨出於執事之心者恩德之深且厚也如是受之者宜何如爲報乎夫人有德於已而不知以報者草木鳥獸也櫟之樹隨之蛇尚有靈焉人也而顧草木鳥獸之弗若耶顧魚所可效其報者惟中心藏之而已中心藏之而輒復言之懼執事之謂其藐然若罔聞知而遂以草木視之也邇者先君不幸大故有司以不肖孤方瑩然在疚謂其且無更生之望遂以塋祭贈謚爲之代請頗爲該部所抑而朝廷竟與之以塋祭是執事之心何所不容

其厚哉乃今而復有無厭之乞雖亦其情之所不  
得已實恃知愛之篤遂徑其情而不復有所諱忌  
嫌沮是誠有類於藐然若罔聞知者矣事之顛末  
別具附啓惟執事始終其德而不以之為戮也然  
後敢舉而行之

與蕭子雍

繆妄迂踈多招物議乃其宜然每勞知己為之憂  
念不平徒增悚赧耳荼毒未死之人此身已非已  
有况其外之毀譽得喪又敢與之乎哀痛稍蘇時

與希淵一二友喘息於荒榛叢草間惴惴焉惟免  
於戮辱是幸他更無復顧矣近惟教化大行已不  
負平時祝望知者不慮其不明而慮其過察果者  
不慮其無斷而慮其過嚴若夫尊德樂義激濁揚  
清以丕變陋習吾與昔人可無間然矣盛价還草  
草無次

與德洪

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顧恐  
藉寇兵而資盜糧是以未欲輕出且願諸公與海

內同志口相授受矣其有風機之動然後刻之非  
晚也此意嘗與謙之面論當能相悉也江廣兩途  
須至杭城始決若從西道又得與謙之一語於金  
焦之間冗甚不及寫書幸轉致其畧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七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八

續編三

自劾不職以明 聖治事疏

臣聞之主聖則臣直上易知而下易治今 聖主  
在上澤壅而未宣怨積而不聞臣等曾無一言是  
甘為容悅而上無以張 主之聖下無以解於百  
姓之惑也伏惟 陛下神明英武自居春宮萬姓  
仰德及登大寶四夷向風不幸賊臣劉瑾竊弄威  
柄流毒生靈潛謀僭逆幾危郊社賴 祖宗上天

全書卷二十一  
之靈俾張永等早發其奸 陛下奮雷霆之斷誅  
滅黨與剗滌克穢復 祖宗之舊章吊黎元之疾  
苦任賢脩政與民更始天下莫不懽忻鼓舞謂  
陛下固愛民之主而前此皆賊瑾之荼毒知 陛  
下固有為之君而前此皆賊瑾之蒙蔽日夜跂足  
延頸以望大平柰何積暴所加民瘼未復餘烈所  
煽妖孽連興幾及二年愈肆愈橫兵屯不解民困  
日深賊勢相連殆遍財匱糧竭旦夕洶洶臣等備  
位大臣不能展一籌以紓患害寬一縛以蘇倒懸

撫心反已自知之罪莫可究言至其暴揚於天下  
訾詈於道途而尤難掩飾者大罪有三請自陳其  
畧以伏厥辜夫朝以出政政以成事 陛下每月  
視 朝朔望之外不過一二豈不以臣等分職於  
下事苟無廢不朝奚損乎然群臣百司願時一覩  
聖顏而不獲則憂思徬徨漸以懈弛遠近之民  
遂疑 陛下不復念其困苦而日興怨懟四方盜  
賊亦謂 陛下未嘗有意剪除而益猖獗夫昧爽  
臨 朝不過頃刻 陛下何憚而不為所以若此

則實由臣等不能備言天下洶洶之情以悟 陛下是其大罪一也 陛下日於後苑訓練兵事鼓噪之聲震駭城域豈不以寇盜未平思欲奮威講武乎然此本亦將卒之事兼非 宮禁所宜况今前星朱耀 震位猶虛而乃勞力於掣肘耗氣於馳逐群臣惶惑兩宮憂危宗社大本無急於是而臣等不能力勸 陛下蓄精養神以衍皇儲之慶思患預防以為燕翼之謀是其大罪二也夫日近儒臣講論道德涵泳義理以培養本原開發志

意則耳目日以聰明血氣日以和暢窮天地之化盡萬物之情優游泮渙以與古先神聖為伍此亦天下之至樂矣 陛下苟知此則將樂之終身而不能以須臾舍奚暇遊戲之娛乎今 陛下自即位以來 經筵之御未能四五而悅心於騎射疲勞之事皆由臣等不能備陳 至樂以易 陛下之所好是其大罪三也 陛下有堯舜之資臣等不能導 陛下於三代而使天下之民疾首蹙額相告歸咎懷憤若漢唐之季臣等死有餘罪矣伏

願 陛下繼自今昧爽以視朝勵精而圖治端拱  
玄默以養天和正關雎之風毓麟趾之祥日御經  
筵講求治道悅理義之悅心去遊宴之敗度正臣  
等不職之罪罷歸田里舉耆德宿望之賢與共天  
職使天下曉然皆知 陛下憂憫元元之本心由  
臣等不能極言切諫以至於 斯自茲以往務在  
休養生息無復有所騷擾躬脩 聖政以弭天下  
之艱屯廣 聖嗣以定天下之危疑勤 聖學以  
立天下之大本其餘習染以次洗刷則民生自遂

若陽氣至而萬物春寇盜自消若白日出而魍魎  
滅上以承 祖宗之鴻休下以垂子孫之統緒近  
以慰臣庶之憂惶遠以答四方之觀向臣等雖死  
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激切顛隕待罪之至具疏上  
聞

乞 恩表揚先德疏

竊照臣父致仕南京吏部尚書王華以今年二月  
十二日病故臣時初喪荼苦氣息奄奄不省人事  
有司以臣父忝在大臣之列特爲奏 聞兼乞葬

祭贈謚事下該部以臣父為禮部侍郎時嘗為言  
官所論謂臣父於暮夜受金而自首清議難明承  
朝廷遣告而乞歸誠意安在又為南京吏部尚書  
時因禮部尚書李傑乞 恩認罪回話事奉 欽  
依李傑王華彼時共同商議如何獨言張昇顯是  
飾詞本當重治姑從輕都着致仕伏遇 聖慈覆  
載寬容不輕絕物然猶 賜之葬祭感激浩蕩之  
恩闔門粉骨無以為報竊念臣父始得暗投之金  
若使其時秘而不宣人誰知者而必以自首其於

心迹可謂清矣乞便道省母於既行祭告之後其  
於遣祀之誠自無妨矣當時論者不察其詳而輒  
以為言臣父蓋嘗具本六乞退休請究其事當時  
朝廷特為暴白屢 賜溫旨慰諭勉留其事固已  
明白矣乃不意身沒之後而尚以此為罪也臣  
切痛之正德初年逆瑾肇亂威行中外其時臣為  
兵部主事因瑾綁拿科道官員臣不勝義憤斥瑾  
罪惡瑾怒臣因而怒及臣父既而使人諷臣父令  
出其門臣父不往瑾益怒然臣父乃無可加之罪

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臣父無干者因傳 旨并  
令臣父致仕以泄其怒此則臣父以守正不阿觸  
忤權奸而為所擯抑人皆知之人皆寃之乃不知  
身沒之後而反以此為咎也臣尤痛之臣父以一  
甲進士授官翰林院脩撰歷陞春坊諭德翰林院  
學士詹事府少詹事禮部侍郎南京吏部尚書其  
間充 經筵官 經筵講官 日講官又選充  
東宮輔導官 東宮講讀官與脩 憲廟實錄及  
大明會典通鑑纂要等書積勞久而被遇深矣故

事侍從日講輔導等官身沒之後類得優以 殊  
恩榮以美謚而臣父獨以無實之謗不附權奸之  
義生被誣抑而沒有餘耻此臣之所以割心痛骨  
不得不從 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夫人子之孝  
莫大於顯親其不孝亦莫大於辱親臣以犬馬微  
勞躡致卿位故事在卿佐之列者親沒之後皆得  
為之乞請 恩典臣今未敢有所陳乞以求顯其  
親而反以無實之詬辱其親於身沒之後不孝之  
罪復何以自立於天地間乎此臣之所尤割心痛

骨不得不從。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臣自去歲乞恩便道歸省。陛下垂憫烏鳥且念臣父係侍從舊臣特推非常之恩賜之存問臣父先於正德九年嘗蒙朝廷推恩進階臣伏覩制詞有云直道見沮於權奸晚節遂安於靜退則當時先帝固已洞知臣父之枉矣。臣又伏覩陛下即位詔書內開自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後大小官員有因忠直諫諍及守正被害去任等項各該衙門備查奏請大臣量進階級并與應得恩

蔭臣父以守正觸怒逆瑾無故被害去任此固恩詔之所憫錄正在量進階級之列臣父既耻於自陳而有司又未為奏請乃今身沒之後而反猶以為詬臣竊自傷痛其無以自明也。臣父中遭屈抑晚遇聖明庶幾沐浴恩澤以一雪其拂鬱而忽復逝矣豈不痛哉。今又反以為辱豈不冤哉。臣又查得先年吏部尚書馬文昇屠瀟等皆嘗屢被論劾其後朝廷推原其事卒賜之以贈謚臣父才猷雖或不逮於二臣而無故被誣實有深於

二臣者惟 陛下矜而察之臣以功微賞重深憂  
覆敗方爾冒死辭免封爵前後 恩典已懼不克  
勝荷故於臣父之沒斷已不敢更有乞請乃不意  
蒙此誣辱臣又安能含羞飲泣不為臣父一致其  
辯乎夫人臣之於國也主辱則臣死子之於父也  
亦然今臣父辱矣臣何以生為哉夫 朝廷恩典  
所以報有功而彰有德豈下臣所敢倖乞顧臣父  
被無實之耻於身後 陛下不為一明其事自此  
播之天下傳之後代孝子慈孫將有所不能改而

臣父之目不瞑於地下矣豈不冤哉夫飾非以欺  
其上者不忠矯辭以誣於世者無耻不忠無耻亦  
所以為不孝若使臣父果有纖毫可愧於心而臣  
乃為之文飾矯誣以欺 陛下以罔天下後世縱  
幸逃於 國憲天地鬼神實臨殛之臣雖庸劣之  
甚不忠無耻之事義不忍為也惟 陛下哀而察  
之臣不勝含哀抱痛戰慄惶懼激切控籲之至謹  
具本令舍人王宗海代賫奏 聞伏候 勅旨  
辯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疏

丁憂南京兵部尚書臣王某謹奏為誅遺奸正大  
法以清朝列事嘉靖元年十月初十等日准南京  
兵部咨准都察院咨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張鉞  
奏為前事題奉 聖旨是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  
着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開具明白奏  
來定奪欽此又准該部咨准都察院咨該丁憂刑  
部尚書張子麟奏為辯汚枉清名節以雪大冤事  
題奉 聖旨是張子麟所奏事情着王守仁等一  
併看了來說欽此俱欽遵外方在哀經之中憂病

哀苦神思荒憤一切世務悉已昏迷恍惚奉 命  
震悚旋復追惟臣先正德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奉  
敕前往福建查處聚眾謀反等事本月十五日行  
至豐城地方適遇寧藩之變倉卒脫身誓死討賊  
十八日回至吉安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兵七月  
二十日引兵收復南昌二十三日宸濠還救二十  
六日宸濠就擒其時餘黨尚有未盡百務業集臣  
因先令各官分兵守視王府各門至月初五六間  
始克率同御史伍希儒知府伍文定等入府按視

宮殿庫藏諸處其間未經燒毀者重加封識以俟  
朝命已被殘壞者分令各官逐一整檢有刑部尚  
書張子麟啓本一封衆共開視云是胡世寧招詞  
臣當與各官商說此等公文書啓之類皆在宸濠  
未反數年前事雖私與交往不為無罪而反逆之  
舉未必曾與通謀况此交通之人今或多居禁近  
分布聯絡若存此等形迹恐彼心懷疑懼將生意  
外不測之變且慮儉人因而點綴掇拾異時根究  
牽引奸黨未必能懲而忠良或反被害昔人有焚

吏民交關文書數千章以安反側之心者今亦宜  
從其處以息禍端遂議與各官公同燒毀後奉刑  
部題奉 欽依原搜簿籍既未送官封記收掌又  
事發日久別生事端委的真偽難辯無憑查考着  
原搜獲之人盡行燒毀欽此欽遵外臣等莫不仰  
嘆 聖主包含覆幬之量範圍曲成之仁可謂思  
深而慮遠也已以是臣等不復為言且謂 朝廷  
於此等事既已一槩宥畧與天下洗滌更始矣今  
御史張鉞風聞其事復有論列是亦防閑為臣之

大義效忠於陛下之心也尚書張子麟力辯其事而都察院覆奏以為世寧之獄悉由該院與子麟無干則誠亦曖昧難明之跡今臣等亦不過據事直言其實耳豈能別有所查訪然以臣愚度之嘗聞昔年宸濠奸黨為之經營布置於外徃徃亦有詐為他人書啓歸以欺濠而罔利者則此子麟之啓無乃亦是類歟不然子麟身為執法大臣非一日矣縱使與濠交通豈畧不知有畏忌而數年之前輒以肆然稱臣於濠耶夫人臣而懷二心

此豈可以輕貸然亦加人以不忠之罪則亦非細故矣此在朝廷必有明斷臣偶有所見亦不敢不一言之緣奉欽依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着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開具明白奏來定奪及張子麟所奏事情着王守仁等一併看了來說事理為此具本差舍人李昇親賫奏

聞伏候

勅旨

書同門科舉題名錄後

嘗讀文中子見唐初諸名臣若房杜王魏之流大抵皆出其門而論者猶以文中子之書乃其徒偽為之而托焉者未必其實然也今以邃庵先生之徒觀之則文中子之門又奚足異乎予嘗論文中子蓋後世之大儒也自孔孟既沒而周程未興董韓諸子未或有先焉者先生自為童子即以神奇薦入翰林未弱冠而已為人師其穎悟之蚤文學之懿比之文中實無所愧而政事之敏卓才識之超偉文中未有見焉文中之在當時嘗以策干隋

文不及一試而又蚤死先生少發科第入中書督學政典禮太常經畧邊陲弭奸戢亂陟司徒登冢宰晉位師相威名振於夷狄聲光被於海宇功成身退優游未老之年以身係天下安危 聖天子且將復起之以恢中興之烈而海內之士日翹首跂足焉則天之厚於先生者殆文中子所不能有也文中之徒雖顯於唐然皆異代隔世若先生之門具體而微者亦且幾人其餘或得其文學或得其政事或得其器識亦各彬彬成章足為名士布

列中外不下數十又皆同朝共事並耀於時其間  
喬靳諸公遂與先生同升相位相繼為冢宰若此  
者文中子之門益有所不敢望矣且 文中子之  
門其親經指受若董常程元之流多不及顯而章  
明於世徃徃或請益於片言邂逅於一接非若今  
之題名所載皆出於先生之陶冶其出於陶冶而  
不顯於世若常元之徒殆未暇悉數也先生之在  
吏部守仁常為之屬受知受教蓋不止於片言一  
接者然以未嘗親出陶冶不敢憾於茲錄之不與

若其出於陶冶而有若常元者焉或亦未可以其  
不顯於世而遂使之不與也續茲錄者且以為何  
如嘉靖甲申季冬聖

書宋孝子朱壽昌孫教讀源卷

教讀朱源見其先世所遺翰墨知其為宋孝子壽  
昌之裔也既弊爛矣使工為裝緝之因諭之曰孝  
人之性也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  
之後世而無朝夕保爾先世之翰墨則有時而弊  
保爾先世之孝無時而或弊也人孰無是孝豈保

爾先世之孝保爾之孝耳保先世之翰墨亦保其  
孝之一事克是心而已矣源歸其以吾言遍諭鄉  
鄰苟有慕壽昌之孝者各克其心焉皆壽昌也已  
正德己卯春三月晦書虔臺之靜觀軒

書汪進之卷

程先生云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夫苟  
有必為聖人之志然後能加為己謹獨之功能加  
為己謹獨之功然後於天理人欲之辨日精日密  
而於古人論學之得失孰為支離孰為空寂孰為

似是而非孰為似誠而偽不待辨說而自明何者  
其心必欲實有諸己也必欲實有諸己則殊途而  
同歸其非且偽者自不得而強入不然終亦忘已  
逐物徒弊精力於文句之間而曰吾以明道非惟  
有捕風捉影之弊抑且有執指為月之病辯折愈  
多而去道愈遠矣故某於朋友論學之際惟舉立  
志以相切礪其於議論同異之間姑且置諸未辯  
非不欲辯也本之未立雖欲辯之無從辯也夫志  
猶木之根也講學者猶栽培灌溉之也根之未植

而徒以栽培灌溉其所滋者皆蕭艾也進之勉之

書趙孟立卷

趙仲立之判辰也問政於陽明子陽明子曰郡縣之職以親民也親民之學不明而天下無善治矣敢問親民曰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敢問明明德曰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曰明德親民一乎君子之言治也如斯而已乎曰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孝之德明矣親吾之子以及人之子而慈之德明矣明德親民也而可以二乎惟夫明其明德以親民

也故能以一身為天下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故能以天下為一身夫以天下為一身也則八荒四表皆吾支體而况一郡之治心腹之間乎

書李白騎鯨

李太白狂士也其謫夜郎放情詩酒不戚戚於困窮蓋其性本自豪放非若有道之士真能無入而不自得也然其才華意氣足蓋一時故既沒而人憐之騎鯨之說亦後世好事者為之極怪誕明者所不待辨因閱此間及之爾

書三酸

人言鼻吸五斗醋方可作宰相東坡平生自謂放  
達然一滴入口便爾閉目攢眉宜其不見容於時  
也偶披此圖書此發一笑

書韓昌黎與太顛坐敘

退之與孟尚書書云潮州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  
明識道理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因  
與來往及祭神於海上遂造其廬來袁州留衣服  
為別乃人情之常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退之  
之交太顛其大意不過如此而後世佛氏之徒張  
大其事往往見之圖畫真若弟子之事嚴師者則  
其誣退之甚矣然退之亦自有以取此者故君子  
之與人不可以不慎也

春郊賦別引

錢君世恩之將歸養也厚於世恩者皆不忍其去  
先行三日會於天官郎杭世卿之第以聚別明日  
再會於地官秦國聲與者六人守仁與秋官徐成  
之天官揚名父及世卿之弟進士東鄉也世恩以

其歸也以疾告也皆不至於是惜別之懷無所於發而托之詩前後共得詩十首六人者以世恩之猶在也而且再會而不一見其既去也又可以幾乎乃相與約為郊餞必期與世恩一面以別至日成之以候 旨東卿以待選世卿名父以各有部事皆勢不容出及餞者守仁與國聲兩人而已世恩既去之明日復會於守仁各言所以相與感歎咨嗟復成二詩世卿曰世恩之行也終不及一餞雖發之於詩而不以致之世恩吾心有缺也蓋亦

章次而將之何如皆曰諾國聲得小卷使世卿書首會之作國聲與名父東卿分書再會成之書末會謂守仁弱也宜為諸公執筆硯之役以敘嗟乎一別之間而事之參錯者凡幾雖吾與世恩復期於來歲之秋以為必得重聚於此然又何可以逆定乎惟是相勉以道義而相期於德業沒之汗塗之中而質之天日之表則雖斷金石曠百世而可以自信其常合然則未忘於言語之間者其亦相厚之私歟考功正郎喬希大聞之來題其卷端曰

春郊賦別給事陳惇賢復為之圖皆曰吾亦厚於世恩也聊以致吾私

告諭廬陵父老子弟

廬陵文獻之地而以健訟稱甚為吾民羞之縣令不明不能聽斷且氣弱多疾今與吾民約自今非有迫於軀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輒興詞興詞但訴一事不得牽連不得過兩行每行不得過三十字過是者不聽故違者有罰縣中父老謹厚知禮法者其以吾言歸告子弟務在息爭興讓嗚呼一朝

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破敗其家遺禍於其子孫孰與和巽自處以良善稱於鄉族為人之所敬愛者乎吾民其思之

今灾疫大行無知之民惑於漸染之說至有骨肉不相顧療者湯藥饘粥不繼多飢餓以死乃歸咎於疫夫鄉鄰之道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乃今至於骨肉不相顧縣中父老豈無一二啟行孝義為子弟倡率者乎夫民陷於罪猶且三宥致刑今吾無辜之民至於闔門相枕籍以死為

民父母何忍坐視言之痛心中夜憂惶思所以救  
療之道惟在諸父老勸告子弟興行孝弟各念爾  
骨肉毋忍背棄洒掃爾室宇具爾湯藥時爾饘粥  
貧弗能者官給之藥雖已遣醫生老人分行鄉井  
恐亦虛文無實父老凡可以佐令之不逮者悉已  
見告有能興行孝義者縣令當親拜其廬凡此灾  
疫實由令之不職乖愛養之道上千天和以至於  
此縣令亦方有疾未能躬問疾者父老其為我慰  
勞存恤諭之以此意

諭告父老為吾訓戒子弟吾所以不被告者非獨  
為吾病不任事以今農月爾民方宜力田苟春時  
一失則終歲無望被告爾民將牽連而出荒爾田  
畝棄爾室家老幼失養貧病莫全稱貸營求奔馳  
供送愈長刁風為害滋甚昨見爾民號呼道路若  
真有大苦而莫伸者姑一被告爾民之來訟者以  
數千披閱其詞類虛妄取其近似者窮治之亦多  
憑空架捏曾無實事甚哉爾民之難喻也自今吾  
不復被告爾民果有大冤抑人人所共憤者終必

彰聞吾自能訪而知之有不盡知者鄉老據實呈  
縣不實則反坐鄉老以其罪自餘宿憾小忿自宜  
互相容忍夫容忍美德衆所悅愛非獨全身保家  
而已嗟乎吾非無嚴刑峻罰以懲爾民之誕顧吾  
為政之日淺爾民未吾信未有德澤及爾而先槩  
治以法是雖為政之常然吾心尚有所未忍也姑  
申教爾申教爾而不復吾聽則吾亦不能復貸爾  
矣爾民其熟思之毋遺悔

一應公差人負經過河下驗有關文即行照關應  
付毋得留難取罪其無關文及雖有關文而分外  
需求生事者先將裝載船戶摘拏送縣取供  
即與搜盤行李上驛封貯仍將本人鄉拿送縣以  
憑參究懲治其公差人安分守法以禮自處而在  
官人役輒行辱慢者體訪得出倍加懲究不恕  
借辦銀兩本非正法然亦上人行一時之急計出  
於無聊也今上人有急難在爾百姓亦宜與之周  
旋寧忍坐視不顧又從而怨詈訕訐之則已過矣  
夫忘身為民此在上人之自處至於全軀保妻子

則亦人情之常耳爾民毋責望太過吾豈不願爾  
民安居樂業庶此等騷擾事乎時勢之所值亦不  
得已也今急難已過本府決無復行追求之理此  
必奸偽之徒假府為名私行需索自後但有下鄉  
征取者爾等第與俱來吾有以處之毋遽洵洵

今縣境多盜良由有司不能撫緝民間又無防禦  
之法是以盜起益橫近與父老豪傑謀居城郭者  
十家為甲在鄉村者村自為保平時相與講信脩  
睦寇至務相救援庶幾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義

今城中畧已編定父老其各寫鄉村為圖付老人  
呈來子弟平日染於薄惡者固有司失於撫緝亦  
父老素缺教誨之道也今亦不追咎其各改行為  
善老人去宜諭此意毋有所擾

諭示鄉頭糧長人等上司奏定水次兌運正恐爾  
輩在縣拖延不即起運苟錢糧無虧先期完事豈  
有必以水次責爾之理縱罪不免比之後期不納  
者獲罪必輕昨呼兌運軍旗面語亦皆樂從不敢  
有異爾輩第於水次速兌苟有益於民吾當身任

其咎不以累上官但後期誤事則吾必爾罰定限  
二十九日未時完報

今天時亢旱火災流行水泉枯竭民無屋廬歲且不稔實由令之不職獲怒神人以致於此不然爾民何罪今方齋戒省咎請罪於山川社稷停催征縱輕罪爾民亦宜解訟罷爭息心火無助烈焰禁民間毋宰殺酗飲前已遣老人遍行街巷其益備火備察奸民之因火為盜者縣令政有不平身有缺失其各赴縣直言吾不憚改

昨行被火之家不下千餘實切痛心何延燒至是皆由衢道太狹居室太密架屋太高無磚瓦之間無火巷之隔是以一遇火起即不可救撲昨有人言民居夾道者各退地五尺以闢衢道相連接者各退地一尺以拓火巷此誠至計但小民惑近利迷遠圖孰肯為久長之慮徒往往臨難追悔無及今與吾民約凡南北夾道居者各退地三尺為街東西相連接者每間讓地二寸為巷又間出銀一錢助邊巷者為墻以斷風火沿街之屋高不過一

丈五六廂樓不過二丈一二違者各有罰地方父  
老及子弟之請達事體者其即赴縣議處毋忽  
昨吳魁吳石洪等軍民互爭火巷巷魁吳等赴縣騰  
告以為軍強民弱已久在縣之人皆請抑軍扶民  
何爾民視吾之小也夫民吾之民軍亦吾之民也  
其田業吾賦稅其室宇吾井落其兄弟宗族吾役  
使其祖宗墳墓吾土地何彼此乎今吉安之軍比  
之邊塞雖有間然其差役亦甚繁雜月糧不得食  
者半年矣吾方憫其窮又可抑乎今法度嚴厲一

陷於罪即投諸邊裔出樂土離親戚墳墓不保其  
守領國典具在吾得而繩之何強之能為彼為之  
官長者平心一視未嘗少有同異而爾民先倡為  
是說使我負愧於彼多矣今姑未責爾教爾以敦  
睦其各息爭安分毋相侵陵火巷吾將親視一不  
得其吾罪爾矣訴狀諸軍明早先行赴縣面審

諭告父老子弟縣令到任且七月以多病之故未  
能為爾民興利去弊中間局於時勢且復未免催  
科之擾德澤無及於民負爾父老子弟多矣今茲

又當北覲私計往返與父老且有半年之別兼亦  
行箴靡定父老其各訓戒子弟息忿罷爭講信脩  
睦各安爾室家保爾產業務為善良使人愛樂勿  
作兇頑下取怨惡於鄉里上招刑戮有司嗚呼言  
有盡而意無窮縣令且行矣吾民其聽之

廬陵縣公移

廬陵縣為乞蠲免以蘇民困事准本縣知縣王  
關查得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縣抄蒙本  
府紙牌抄奉 欽差鎮守江西等處太監王 鈞

牌差吏龔彰賚原發銀一百兩到縣備仰掌印官  
督同主簿宋海拘集通縣糧里收買葛紗比因知  
縣負缺主簿宋海官徵錢糧典史林嵩部糧止有  
縣丞楊融署印又蒙上司絡繹行委催提勘合人  
犯印信更替不一正德五年三月十八日本職方  
纔到任隨蒙府差該吏郭孔茂到縣守併當拘糧  
里陳江等着令領價收買據各稱本縣地方自來  
不產葛布原派歲額亦不曾開有葛布名色惟於  
正德二年蒙 欽差鎮守太監姚 案行本布政

司備查出產葛布縣分行令依時採辦無產縣分  
量地方大小出銀解送收買本縣奉派折銀一百  
五兩當時百姓嗷嗷衆口騰沸江等迫於徵催一  
時無由控訴只得各自出辦賠贖正德四年仍前  
一百五兩又復忍苦陪解今來復蒙催督買辦又  
在前項加派一百五兩之外百姓愈加驚惶恐自  
此永為定額遺累無窮兼之歲辦料杉楠木炭牲  
口等項舊額三千四百九十八兩今年增至一萬  
餘兩比之原派幾於三倍其餘公差往來騷擾刻

剝日甚一日江等自去年以來前後賠贖七十餘  
兩皆有實數可查民產已窮征求未息况有旱災  
相仍疾疫大作比巷連村多至闔門而死骨肉奔  
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為征求所迫弱者逃竄  
流離強者群聚為盜攻劫鄉村日無虛夕今來若  
不呈乞寬免切恐衆情忿怨一旦激成大變為此  
連名具呈乞為轉申祈免等情據此欲為備由申  
請間騫有鄉民千數擁入縣門號呼動地一時不  
辯所言大意欲求寬貸倉卒誠恐變生只得權辭

全書卷二十八  
海編三  
二十五  
慰解諭以知縣自當為爾等申請上司悉行蠲免  
衆始退聽徐徐散歸本月初七日復蒙鎮守府紙  
牌催督前事并提當該官吏看得前項事件既已  
與民相約豈容復肆科歛非惟心所不忍兼亦勢  
有難行參照本職自到任以來即以多病不出未  
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  
敢言至於物情忿激擁衆呼號始以權辭慰諭又  
復擅行蠲免論情雖亦紓一時之急據理則亦非  
萬全之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處下位苟

欲全信於民其能免禍於已除將原發銀兩解府  
轉解外合關本縣當道垂憐小民之窮苦俯念時  
勢之難為特賜寬容悉與蠲免其有遲違等罪止  
坐本職一人即行罷歸田里以為不職之戒中心  
所甘死且不朽等因備關到縣准此理合就行

教場石碑

正德丁丑徭寇大起江廣湖柳之間騷然且四三  
年矣於是三省奉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  
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

庚辛復連戰賊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  
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殪之凡破巢八  
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  
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  
夷險阻辛丑師旋於乎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  
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

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  
三洲乘勝追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  
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

老咸惟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家  
伊誰之力四省之寇惟泐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  
烝正德丁丑冬鞏賊旣殄蓋機險阱毒以虞王師  
我乃休士歸農赫赫 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  
用紀厥成

銘一首

來爾同志古訓爾陳惟古為學在求放心心苟或  
放學乃徒勤勿憂文辭之不富惟慮此心之未純  
勿憂名譽之不顯惟慮此心之或湮斯須不敬鄙

慢入造次不謹放僻成反觀而內照虛已以受人  
言勿傷於煩易志勿惰於因循勿以亡而為有勿  
以虛而為盈勿遂非而文過勿務外而徇名溫溫  
恭人允惟基德堂堂張也難與為仁卓爾在如愚  
之田一貫乃質魯之參終身可行惟一恕三年之  
功去一矜不貴其辨貴其訥不患其鈍患其輕惟  
黽焉而時敏乃闇然而日新凡我同志宜鑒茲銘  
箴一首

古之教者莫難嚴師師嚴道尊教乃可施嚴師維

何莊敬自持外內若一匪徒威儀施教之道在勝  
已私孰義孰利辨析毫釐源之弗潔厥流孔而毋  
忽其細慎獨謹微毋事於言以身先之教不由誠  
曰惟自欺施不以序訛云匪愚庶予知新患在好  
為凡我師士宜鑒於茲

陽朔知縣楊君墓誌銘

陽明子謫居貴陽有齊衰而杖者因鄉進士鄭鑾  
氏而來請曰陽朔令楊尚文卒其孤姪卿來謂鑾  
曰先伯父死無嗣子所知我後人又不競非得當

世名賢勗一言於墓將先德其泯廢無日子辱於伯父久亦宜所甚憫其若之何敢遂以鄉奉其先人之遺幣再拜階下以請陽明子曰嘻予擯人懼僇辱之弗遑奚取以銘人之墓為其改圖諸鄉伏階下泣弗興鄭為之請益固則登其狀與幣於席而揖使歸曰吾徐思之明日鄉來伏階下泣又明日復來曰不得命無以即喪次館下之士多為之請且言尚文之為人曰尚文啟信狷直其居鄉不苟與所交必名士巨人視儕輩之弗減者若晚焉

嘗召其友飲狂士有因其友願納歡者與偕往尚文拒弗受曰吾為某不為若其峻絕如是陽明子曰其然斯亦難得矣今之人惟同汙逐垢弗自振立故風俗靡靡至此若斯人又易得耶因取其狀視之多若館下士之言焉乃許為之誌維楊氏之先居揚之泰州祖庶為監察御史擢叅議貴陽卒遂家焉考祥終昭化縣尹生三子伯敷仲敞即尚文季敬宰荆門之建陽驛尚文始從同郡都憲徐公授易尋舉鄉薦中進士乙榜三為司訓廬江溧

陽平樂總試事於蜀未用大臣薦擢尹桂林陽朔  
縣徭頑弗即工者累年尚文諭以威德皆相率來  
受約束供賦稅流移聞之歸復業者以千數部使  
者以聞將加擢用而尚文死矣得年僅五十有五  
又無嗣天於善人何哉然尚文所歷三庠之士思  
其教陽朔之民懷其惠鄉之後進高其行其與身  
沒而名踣又為人所穢鄙者雖有子若孫何如哉  
娶同郡阮氏瑞新昌主簿君女尚文雖無子有卿  
存焉猶子也銘曰獅山之麓有封若斧左岡右碣

栩栩其樹爰有周行于封之下鄉人過者來視其  
處曰嗚呼斯楊尹之墓耶

### 劉子青墓表

此浙江按察僉事劉子青之墓嗚呼子青潔其行  
不潔其名有其實不宏其聲宣潘之討子青在師  
相知甚悉吾每歎其才敏而世或訾之以無能吾  
每稱其廉慎而世或詬之以不清豈非命耶安常  
委命其往而休人謂子青為憤抑不平以卒殆其  
不然既以真於子青復以識其墓石

祭劉仁徵主事

維正德三年歲次戊辰十一月十八日友生王某  
謹以清酌庶羞致奠于亡友劉君嗚呼仁者必壽  
吾敢謂斯言之予欺乎作善而降殃吾竊於君而  
有疑乎躡躑之得志在往昔而既有夷平之餒以  
稱也亦寧獨無於今之時乎人謂君之死瘡癘為  
之噫嘻彼封豕長蛇膏人之髓肉人之肌者何啻  
千百曾不彼厄而惟君是罹斯言也吾初不以為  
是人又謂瘡癘蓋不正之氣其與人相遭於幽昧

遭難之區也在憮邪為同類而君子為非宜則斯  
言也吾又安得而盡非之乎於乎死也者人之所  
不免名也者人之所不可期雖修短枯榮變態萬  
狀而終必歸於一盡君子亦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視若夜旦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乎其視  
不義之物若將浼已又肯從而奔趨之乎而彼認  
為已有戀而弗能舍因以沉酗於其間者近不出  
三四年或八九年遠及一二十年固已化為塵埃  
蕩為沙泥矣而君子之獨存者乃彌久而益輝鳴

呼彼龜鶴之長年蜉蝣亦何自而知之乎屬有足疾弗能走哭寄奠一觴有淚盈掬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嗚呼尚饗

### 祭陳判官文

維嘉靖七年月日欽差總制四省軍務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差南寧府推官馮衡南寧衛指揮王佐致祭于已故德慶州陳判官之墓往年羅滂淶水諸賊為地方患害判官嘗與已故指揮李松議設墟場以制禦賊黨安靖地方

殫心竭力盡忠國事人皆知之然其時百姓雖稍賴以寧而各賊之不得肆其兇虐者嫉恨日深其後不幸判官與李松竟為賊首趙木子等所害以忠受禍心事未由暴白連年官府亦欲為之討賊雪憤然以地方多事之故又恐鋒刃所加玉石無分濫及良善是以因循未即進兵今賊首趙木子等已為該道官兵用計擒獲明正典刑松與判官之忠勤益以彰著已特遣官以趙木子等各賊首級祭告于李松之墓矣今復遣南寧府衛官祭告

于判官之墓死而有知亦可以少泄連年忠憤不平之氣也夫

祭張廣溪司徒

嗚呼留都之別倏焉二載詎謂迄今遂成永訣嗚呼傷哉悼朋儕之零落悲歲月之遄逝感時事之艱難歎老成之彫謝傷心觸目有淚如瀉靈柩南還維江之湄聊奠一觴以寄我悲嗚呼傷哉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八終

第 25562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園短大  
圖書館

928

才

17



